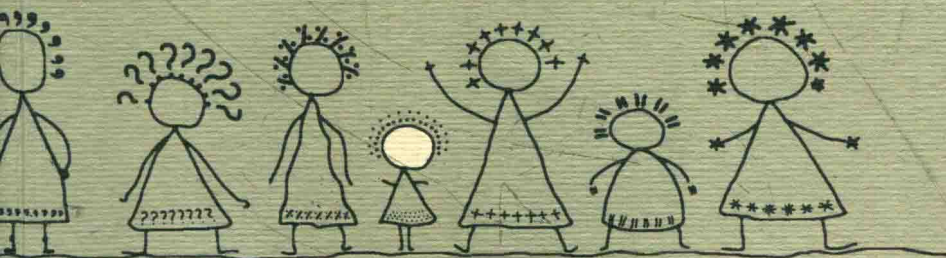


邱华栋文集

HUAER YU LI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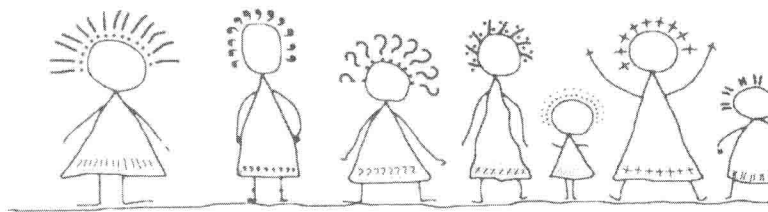
花儿 与黎明

邱华栋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邱华栋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WEN YI CHU BAN 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儿与黎明 / 邱华栋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00-1722-1

I. ①花… II. ①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1006号

花儿与黎明

邱华栋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丰林 朱 强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7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722-1
定 价	32.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花儿的芬芳与人性的丰富

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北京掀起了第一波网络媒体兴起的浪潮，当时我认识的很多媒体朋友都去了网站工作，比如，黄集伟去了博库网，我的大学同学刘晖甚至从新华社湖北分社辞职，来到了北京的千龙网工作。《中国青年报》的徐虹也在王朔和叶大鹰他们参与的“文化中国”网站担任客串栏目主持，把我和丁天等一些青年作家叫去，做了一些访谈节目。一时间，似乎网络媒介要全面打败传统纸介媒体了，甚至连电视台这样强势的媒体，都有些摇摇欲坠了。当时，我听说，有很多国外的风险资金都投入到网络媒体中，网站的钱特别多。像我，也在那一年里把自己过去写的几百万字作品，都卖给了一个刚刚创办的网站，换了十几万的现钱，提前还了房贷。我一看，觉得网络势头很好，就把我的长篇小说《正午的供词》的首发权都交给了黄集伟所在的博库网，博库网发表了那部小说，按照当时较高的稿费给我付了酬。那本小说因此就没有在杂志上发表。小说《正午的供词》的纸书出版，也是由张大龙和钱宁他们搞的一个网站，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作出版的。

可是，仅仅一年过去，这些网站就哗啦啦倒闭了。有的后来依托政府和

其他资金的支撑存活下来，比如千龙网，但也是凤毛麟角了。

转眼之间，这又过了十多年，新一波网络大潮涌过来，这一次网络媒体算是大获全胜，真正站稳脚跟，彻底改变了传媒的基本样态了，大家都看到了，纸媒算是听到了自己的丧钟。

其实，这些都是题外话，但却是我当年写这本小说的一个背景。我写这本小说，是想写出在一个特定的年份，比如2000年，千禧年，发生在北京一对年轻的夫妇之间和他们周围的人的生活变化。这些人大都是在网站和传媒工作的年轻人，大都活动在北京东三环商务区，是承受今天的都市生活巨变的新兴中产阶层人。我尽量地写出当时的社会风俗，这样的构想是为了给同代人留一个影，希望今后有回忆的可能性。因为，我的朋友们经历了第一波网络热潮的发烧和退却，而他们的个人生活也在潮起潮落中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分崩离析。他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生活的理想之境，并且努力地企图抵达，但是一番折腾之后，他们都还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人人都在继续寻找着。我通过讲述几对年轻夫妻在2000年这一年中生活的巨大变化，描绘了当代城市情感生活的世俗画卷：

刚刚辞职去网站工作的马达和他的妻子周瑾经营多年的婚姻生活接近解体，两个人分居了。她去深圳出差时和追求者王强见面了，王强对周瑾是一往情深，周瑾在王强的外力作用下，向马达提出了离婚。法院第一次没有判决他们离婚，分居的周瑾和王强紧密约会。而马达在网站认识了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米雪，两个人渐渐走在了一起。但是，马达发现米雪在父母的安排下，选择的道路和周瑾一样，于是对米雪也冷淡了。他和老朋友高伟一起寻求生活的刺激，喝酒、吃摇头丸、泡妞、驾车远游，但是都排遣不了内心的焦虑。

外商穆里施追求周瑾，周瑾在王强和穆里施之间选择了穆里施，王强对周瑾产生了杀机。高伟突然被绑架，他的已经怀孕的妻子翁红月舍身救夫。

不久之后，因为高伟转移家庭财产，被翁红月雇人打成植物人。马达和周槿办完了离婚手续，突然又萌发了激情，但是被已经和马达和好的米雪看见，米雪离开了马达。马达所在的网站也忽然倒闭，他万念俱灰，进行了一次向西的远游，在新疆南疆的克里雅河的上游遇见了传说中的香女，闻到了可以使他重新焕发生活的信心的奇异香气……

这部小说还夹杂着一些魔幻情节和花卉知识，以及一年的重要新闻，既是关于当下城市情感生活的一个逼真描绘，又是一个时代的备忘和缩影，是我对某种知识和趣味小说的一种探索。爱情和婚姻的纷扰和困惑是我这本小说的主题。花卉知识是这本书的“插花”部分。一些魔幻的情节是现实派生出来的产物。城市仍旧是我的人物活动的背景，甚至扩大到了京沪穗三个一线城市。肉体的狂迷和精神的颤抖，是这部小说的动作与声音。最后，对黎明的渴望，是小说中人物的梦想。

这本小说写于2001年，时年我三十二岁。2002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以《花儿花》为名出版。在出版之前，先以《花心》做标题，在《小说月报》原创版上刊发了部分章节，大约是五分之三的篇幅。可能我更喜欢《花心》这个名字，因为“花心”可以有多重的象征——象征女性生殖器，象征人的情感的变动不居，象征我小说中热爱花卉的人的生活等等。2004年我做了一次修订，由原版的五十节，扩充为六十四节，使小说更加丰富了。这次出版就是那次的修订本。

2015年12月

马达和周瑾在结婚之前，周瑾曾经怀了一次孕。当时周瑾正在读研究生，那是他们在马达的宿舍中的一次激情的结果，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准备，所以经过商量，他们拿掉了这个孩子。

但是从那以后，如果他们因为一些什么事情吵架的话，他们的生活中就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情，比如在第二天早晨醒来，他们会发现文竹经过一夜的疯长，已经覆盖了房间的全部面积，他们就像是生活在由文竹构成的森林里一样。为了清除这些文竹，他们要忙上半天。

有时就在他们吵架的时候，可以眼睁睁地看见屋内的昙花竟然迅速地开放，又迅速地凋谢，并且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快得惊人和令人疯狂，当时就把马达和周瑾给看呆了，自动停止了争吵。

而且，这个时候往往屋外会有很多的麻雀聚集在阳台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这些麻雀甚至还想着要冲进来，它们的脑袋在玻璃窗上碰得叮当响，也不停下来，都快把他们给吵死了。那个场面，和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鸟》中，海鸥袭击人类有着类似的景象，不同的是这次变成了灰色的麻雀。麻雀纷纷冲撞着窗户，几乎要冲进来了，于是他们逃出屋子，那些麻雀就在他们的后面追逐，在他们的头顶形成了一朵麻雀的乌云，叽叽喳喳地喧

嚷着，俯冲着攻击他们，使很多人都停下脚步来观看这个奇妙的景象，直到消防队员的红色消防车闻讯赶来，麻雀才瞬间消散。

或者，屋内不知道从哪里会跑出来很多的潮虫，这种多足的温顺玩意儿似乎闻到了他们身上发出的潮湿的诱人气味，不停地向他们所在的床上爬去。那个场面还是十分吓人的，害怕虫子的周瑾总是大声尖叫着，扑打着，以至于他们用尽了“雷达”牌杀虫剂也无济于事。而像屋内经常出现蚂蚁和蚯蚓的大军，以及他们养的花卉会释放出白色的烟雾，更是经常发生的了。

他们想，是不是已经从大地上和他们中间消失的那个没有出生的“贝贝”在捣乱？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要吵架？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吵架。他们结婚之后就经常要吵架，于是就经常有这类古怪的事情发生。

路过亮马河的时候，马达看见了河边的那片在冬天都显得郁郁葱葱的冷季型草坪中间的蜡梅花树，树上已经开了淡黄色的花，柔和的清香从蜡梅的枝头飘散过来，涌进了马达的鼻子，这种感觉让他忽然回到了很久以前的一天，那一天同样是在他闻见了蜡梅花香气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女孩，后来经过他长期的努力追求，那个女孩终于成了他的老婆，现在想起来，似乎已经有隔世之感了。

马达绕过一个拉满了一车鲜花的三轮车，沿着结冰的亮马河的南岸走着。现在是2000年的起始，1月3号。马达一直搞不清楚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纪，好像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一百年；其实，2001年才真正是新的世纪的开始。管他呢，其实即使是进入了新的世纪，人性仍旧是不会有变化的。从远古时代到今天，人性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所以，他想起这些天报纸上和电视上在大做新世纪的文章，约请了不少的名人谈新世纪，就有一些好笑。名人们大都很乐观，展望了未来美好的一切，但是他们全部忘了仅仅几十年前，纳粹还在焚烧犹太人，俄罗斯在清洗着自己的社会，把几百万人关进了牢房，日本人像野兽一样在中国大地上的肆虐，造成了几千万人丧生；中国五十年代末的人祸饿死了几千万人，而

不久以前，非洲的皇帝还在以吃人肉为荣。至于地球上局部的战争，南斯拉夫的分裂导致的种族仇杀和科索沃大量被国际犯罪集团控制的性奴隶，还有各种各样的天然灾祸就更不用提了，这些新闻和旧闻使名人们乐观的访谈变得很苍白和下流，可媒体却乐意刊登这样带给人们哪怕是虚假的希望的东西。

谁都知道，在新世纪里人类所要面对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灾难，仍旧不会比已经要过去的世纪少，人性的毛病比如贪婪、自私、骄傲，还有不合理的欲望都不会有多少改变，所以，在这个跨越世纪的年头来欢呼新世纪的到来，无非是新闻媒体给自己找一个话题，同时让所有的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罢了。至于未来是不是特别的美好，那就很难说了，说不定人类自己发明的东西，很快会把人类自己都毁了。而且人类自己无休无止的对物质和大地乃至宇宙空间那占有的欲望，还可能使人类在新世纪变得更糟，这是完全可能的。马达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忧患意识很浓的人。

马达沿着亮马河的南岸向一栋高大的写字楼走去，那种淡淡的蜡梅花的香气仍旧萦绕不去，恍惚间有一种时空的错位感。

亮马河一带是北京新兴的商务区，这一片地区也是十分国际化的第三使馆区，分布了很多的高级酒店和写字楼。日本、美国、印度、德国和韩国的新大使馆已经兴建或者正在这一片兴建，所以人气似乎在迅速地聚集，到了晚上，这里是一片特别热闹的景象。“野鸡”、乞丐、卖花女和外宾以及衣着光鲜的白领在这里成群地出没着，构成了一个繁忙和繁华的美丽新世界。亮马河地区是北京国贸桥一带正在建设中的中央商务区的延伸地带，加上这里又是第二和第三使馆区的连接地区，所以是北京特别国际化的城区，而且还有一些大片的空地，在最近的几年之间，要崛起很多的驻华使馆和高档写字楼以及公寓。

而北京未来的第四使馆区，就在和第三使馆区隔着机场高速公路的北边，现在的曙光电机厂一侧，所以今后这里的发展肯定特别国际化。马达就

职的报社就在这个地区，所以几乎每天他都要穿越亮马河一带，对这里的任何一个去处都很熟悉。这里有希尔顿、昆仑、长城、凯宾斯基等四家五星级的饭店，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一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景象。有像普拉纳啤酒坊的纯正德国黑啤酒，还有顺峰这样大款和豪客请客可以一掷万金的地方；有真正美女如云的“天上人间”娱乐城，也有南美酒吧里的惹火性感南美舞蹈和歌曲；有“硬石”和“星期五”这样的美式餐厅让白领以及老外趋之若鹜，还有可以买到北欧一些珍奇花的莱太花卉中心。再有一个风景就是站街女郎很多，一度被称为“停鸡坪”，虽然警察经常扫荡，但是她们仍旧在打游击战。此外，还有办假证件的、倒黑市外汇的、卖盗版光盘的。有时候你还能碰见一些外国骗子，假装和你换人民币，然后偷梁换柱转眼之间就弄走了你的人民币。

亮马河经过了一次河底的清淤治理，水质好了两年，但是最近又变成长绿毛的河流了。马达感觉它的水似乎是死水，不怎么流动似的。在亮马河上，有一艘船，花枝招展的像是石舫一样停在了岸边，实际上那是一个餐厅。隔着河不远的地方是上岛咖啡厅，再往南就是独特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馆了。每年的秋天，澳大利亚大使馆后面的一条小街上，路两边树上的叶子黄了，是那种特别璀璨的金黄，比银杏树的叶子还要好看，不知道是什么树，非常美丽。马达就会一个人在那一条不断地凋落着树叶的道上流连。

确实，亮马河一带的人，他们生存的景象是如此不同，差别是如此巨大，除了下层的站街女郎、办假证件的，马达还偶然碰到过原中国国家队的足球教练施拉普纳，他见过他在普拉纳啤酒坊喝德国啤酒，不过特别势利的中国球迷肯定已经把他忘了。他还见过欧盟的专员拉米——当时拉米就在希尔顿饭店外面溜达。至于一些中国名人，在“硬石”就更加可以经常看见，一窝一窝的。而更多的市民出入着高档的燕莎购物中心和中档的京源商场，在忙忙碌碌地生活着。马达觉得亮马河地区是当代北京一个最逼真和浓缩的景观，社会分层从大官大款大腕到高级欢场女郎以及低级站街女、民工，这里的生存景象的多层和多种空间以及它的国际化，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马达现在多少已经厌倦了报纸的节奏，他是准备到一个网站应聘的，而这个网站就在亮马河边的这幢褐色玻璃幕墙大楼里。

就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在北京的很多地铁和户外的广告栏里，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和网站的广告，简直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和景象，让马达有一种新时代的浪潮已经扑面而来的感觉。那个时候在北京只要是他一抬头，就可以从任何地方看到网络和网站的广告，报纸上也是成版的关于王志东张朝阳们的新闻，新的时代来临的气息特别明显，他立即觉得自己要老了。完了，我已经老了，他想，不中用了，时代的潮水奔涌得太快了，所以他忽然感到了惶惶然，这种感觉是非常古怪的。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感到自己已经落伍了，这说明肯定是时代的步伐太快了。但是让他庆幸的是，仅仅一年之后，网络的神话就彻底地破灭了，发财的只是那些网络设备供应商们，网络的运营商们则纷纷倒闭。而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今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他出生于1972年，1990年上的大学，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北京的一家报社工作，到今天已经五年多了。记得刚开始当上记者的时候，马达的热情非常高，因为报社编辑记者在今天还是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媒体也是一种权力，在今天这个后权力社会仍旧是吃得开的，使干这一行的人有一种优越感和使命感，加上所谓的“无冕之王”的称谓，马达的工作热情非常高，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写了大量的报道，获了报社内外很多的新闻奖，成了一个著名的记者。

但是干哪一行伤哪一行，现在他那一开始在大报工作的热情早就不见了。一般当记者的都知道，干新闻都有一个热情期，过了这个阶段，人对新闻的热情就不会有多少了。一般这个热情期是两三年，很快你自己就不会对每天的新闻有太大的兴趣了。那个时候就是你的热情已经消退的时候。这对于马达来说，早就已经来临了。同时，报纸这种纸介的媒体现在的竞争日趋激烈，很快就出现了分化，那些地方性的报纸和走向市场的报纸，日子就好过一些，而政府的报纸和行业性的报纸，以及全国性的报纸，销量不断地下

滑，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要不是有国有银行的贷款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财力支持，这样的报纸几乎要全部倒闭了。而马达所在的报纸，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永劫不复的道路。

几年前，他根据群众来信的反映，和报社群工部的头儿，到西南一个省份，对那个省的一个重要官员搞的假政绩工程进行调查。

在调查的时候，在当地的一个记者的协助下，他发现了那个省为了搞政绩工程，在全省的很多农村地区，搞了实际上根本不能用的假喷灌，害苦了当地的农民。他就写了两篇文章，按照规定是完全可以作为内参发的，但是好像是那个省的头头知道了有这样的文章，就跑到北京进行公关，后来稿子一直到了总编那里都不能决定刊发，最后还是以事实不清楚的理由，被搁置了。

问题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大约过了三个月，曾经协助他进行过假喷灌调查的那个当地的记者，自己找到了渠道，在新华社的内参上刊发了揭露当地政府官员搞假喷灌的事情。但是当地的官员十分恼怒，罗织了罪名，将陷入圈套、有苦说不出的记者，以强奸未遂罪，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关进了监狱。

听到这个消息，马达十分震惊，他开始进行解救那个记者的工作，包括通过全国记协、高等司法部门，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后来，当他去当地探望已经入狱的那个记者时，发现那个本来斗志昂扬的人已经完全地丧失了斗志，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完全认罪，承认了自己的命运，人已经完全垮了。

马达这才知道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他到后来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厌倦的感觉。当你知道的现实的不如意越多，而你又对这样的情况无能为力的时候，肯定就会有失望和失落之感。所以后来只要是一进报社，他就感到压抑和没意思，总是一副睡不醒、打不起精神的样子。此后他忽然迷上了电子游戏，成了一个电子游戏的高手，每天上班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玩电子游戏，尤其是玩一些科幻题材的游戏，像《银河飞将》《黑暗之虫》《文明》《生化危

机》和《创世纪》什么的，他都玩得特别在行，渐渐地有了一点不务正业的样子，因为马达把玩游戏的习性带到了家里，而他老婆周瑾似乎就是从这个时候，对他开始不满了。

所以，当网站在北京的地铁和大街上的巨幅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并且刺激了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就萌生了辞去报社的公职，去“新经济”大潮中一搏的念头。干吗不换个地方、换个活法？

亮马河的河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现在是一年当中最冷的季节，但蜡梅花的香气安慰了他，而亮马河边上的一个花卉市场早就是人头攒动，那里都是来买早市鲜切花的人们。他们把一把把的鲜花，从花卉市场里带走，脸上带着满足和兴奋的神情，在这个严寒的冬天，也带给了马达非常鲜活的气息。

马达和妻子周瑾都是非常喜欢花的，这是他们后来走到一起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欣赏植物颜色鲜艳的生殖器，对他们两个人来说也是一种暗喻，那就是，他们同样会彼此喜欢对方的隐秘部位，以及它们散发出的气味，和分泌出的液体，就像他们喜欢花的香气和颜色一样。这是他们生活当中的隐秘部分，因为他们在床上的时候，的确喜欢彼此口交，这样可以嗅闻到那身体的花朵的奇特气味儿。也就是俗称的“69式”，这样干所带来的快感在很多时候已经超过了插入式的做爱方法。他将此归因于他们都喜欢花，那些颜色极其繁杂的植物的生殖器。

在那幢褐色的玻璃幕墙大楼跟前想到这些，马达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因为昨天晚上他和他老婆的做爱仍旧是充满激情的，这对于恋爱长达十年、结婚也已经两年的他们来说，也是十分不容易的，马达觉得，即使他们

他走了进去，豪华写字楼的大堂十分气派，据说这是一幢5A级的写字楼。在大堂的楼层单位提示牌跟前，他看到有不少的网站现在就入驻在这幢写字楼中，显然是财大气粗。不像他所在的那个已经有几十年报龄的报社，全是五十年代盖的老楼，潮湿、破败，办公室里到处都是蟑螂和多足潮虫在爬着，用的也都是陈旧的办公桌椅，桌子上全部是落满了灰尘的报纸杂志。即使是几年前配备的电脑，也早都因为内存的过时，用起来就像是老牛拉破车，速度简直慢得惊人。

显然，网站预示着新生活的召唤。网络，是新的时代来临的象征，而刚好生于七十年代的他赶上了，比他大的一代人都有闹革命搞阶级斗争上山下乡的事情好玩，而他有了网络，终于可以和他们彻底拉开距离了。

现在，他按照提示，乘电梯上了楼，然后找到了那家刚刚成立，正在招兵买马的网站。一进网站所在的楼层，他立即感觉到一种活力，这里似乎到处都是年轻人——比他再年轻几岁的人的面孔，他们在来回地穿梭着，电话声此起彼落，一副特别繁忙的样子，然后他问了一个扎着马尾辫子的女孩：

“管招聘的人在哪里？”

她看了他一眼：“是预先约定的吗？”

“是，我接到通知，叫我找金磊总编辑。”

女孩就把他引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小隔断里，拿着他的名片去找人了。很快，一个像是网站总编的、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从乱哄哄的人群中笑容满面地向他走了过来，老远就向他伸出了手。那个人一定就是金磊总编辑了。

“你是马达吧？欢迎你来我们网站！”

蜡梅花引起的记忆使马达立即回到了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是马达刚刚进大学的时候，学校是在长江边上的武汉，一座火炉城市里的一座山上。校园的风景异常美丽，一年四季都是花开不断，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大花园。

马达是在1990年的冬天，这一年的12月第一次见到周瑾的。12月，学校里大部分的花都已经死亡了，但是蜡梅却在这个月猛然地开放了。而且红梅、黄梅和白梅全部都迎着风霜开放了，特别好看。

在校园的一面斜坡上，种了很多的花树，这些在灌木和乔木之间的树丛，到了各个季节都会争芳吐艳，而蜡梅的开放也是这个月份最耀眼的景色。马达路过这一片开着淡黄色蜡梅花的树林的时候，惊异于蜡梅的香气，就停下来欣赏。但是当他用手拉过来一枝蜡梅，用鼻子闻的时候，却没有闻到蜡梅的香气。

这使他很诧异，因为只要你走过这一片树林，你的鼻子都会闻到浓郁的蜡梅花的香气，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么靠近蜡梅的花朵，却闻不到它的香味呢？

“你这样是闻不到蜡梅花的香气的，因为它单朵的花儿，本来就没有太大的香味儿。”一个女孩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了起来。马达转身，看见了一个扎着马尾巴的模样甜甜的姑娘。

“为什么我闻不到？你看，在大老远都可以闻到这一片蜡梅花的香气，但是靠近了却闻不到了。”马达很惶然。

——女孩子笑吟吟地说：“其实蜡梅的香味就是淡淡的，这一片的蜡梅花树